

南雄州志

卷十一

藝文

文

直隸南雄州志卷二十

藝文 四

重修長圃橋記

譚大初

長圃水源出大庾嶺經靈潭流稍大與瀆水合距城四十里舊有石橋元至正間剗國朝成化癸卯前守貴溪江侯璞重修垂百年日就圯橋之存也舟楫不通農人食陂圳之利橋之圯也舟楫鼓行商人省肩輓之勞然而商以省費獲利農以失業告病訟訐滋豐殆無寧歲郡守莆陽林公甫下車復有訟者公躬閱之日噫嘻壞陂圳以便舟楫豈重本抑末意哉度非橋不可願屈於物力未易輕舉乃廣訪鄉耆得彭翔昊乃遂屬之董其事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 記

一

事翔昊捐資倡之尙義者量力助之經始於己巳十月落成於庚午二月橋凡七墩長一十五丈廣一丈二尺東西二坊東曰重農關西曰濟世橋予適蒙恩賜閒翔昊懼其久而無徵也介馮生正國以記請余惟道路橋梁王政不廢故道第譏陳乘輿謂鄭其所從來遠矣我國朝修治之責載在令甲所司或狃於因循或屈於物力是故有興有廢耳是橋也廢且百年興之一旦賢守倡之義民應之存乎其人焉耳天下事固有大且要於此者苟能竭心力以圖之又得其人以任之有不底於成者乎謹識歲月以昭來者俾有所考云

重修萬年橋記

譚大初



西津源出百丈山漚於凌江南流與瀆水合暴雨時至
谿澗委注民以厲揭爲艱考之前志宋始架木爲梁名
曰清泰元泰定間路總管亦馬都丁率民築西岸砌四
石墩功未訖至正甲午推官劉君中孚繼成之高一丈
二尺壞於迅湍百餘年矣皇明成化宏治間兩議修復
不果嘉靖戊戌三衢鄭侯朝輔因耆民楊貴鸞等之請
喟然歎曰民之病涉厥咎在予咨爾庶氓積而能散者
各以其貲能左右轉移者各以其力捐俸倡之遂相厥
宜定基於下流以避迅湍墩以巨石者九梁以巨木者
八覆以敞屋者三十一楹更名西津因其地也隆慶辛
未正月燬於火石墩雖存而木梁已壞屋且將壓行者

復病約長葉萬琳等以狀聞郡守莆田林公應節毅然
任之念以木爲梁難以經久乃撤梁之朽者易以石因
墩之舊者增其高翼以石欄備不虞也備以石門慎出
入也更名萬年期永久也功未旣以遷秩去郡守華陽
蔣公凌漢二守華亭宋公堯武相繼成之經始於辛未
秋七月落成於萬歷乙亥冬十月大約費千有餘金給
於官者三之一助於富民者三之二云鄉進士劉君正
述鄉約之情以記請予惟林侯之涖雄也便民之事每
力爲之蓋嘗修長圃廢橋矣砌修仁驛路矣申允保始
二縣虛糧折輕齎矣奚啻於一橋第念桑田陵谷變遷
不常者時也興廢舉墜與民宜之者人也卽西津言自

置郡來卽有此水經歷宋及元始有此橋詎知百年後
圯於水得鄭侯修之又詎知三十年後燬於火得林侯
修之繼自今守土君子咸以二公之心爲心則四境之
內寧有廢而不舉者乎擴而充之經國者以天下之心
爲心寧有廢而不舉者乎謹識歲月以詔來者昔鄭侯
之修橋也民生祠之鄧顓復捐己田三十畝以供祀事
今林侯之修橋也民亦生祠之鄭侯去任世未遠予嘗
謁祠見其像遷於西偏香火所崇浮屠氏耳後之視今
安知不猶今之視昔乎予則以爲祠立於見任之時近
於諛敬衰於去任之後近於褻是舉也恐不獨雄之風
俗爲然也故皆略而不書

修城池記略

羅僑

春秋所致謹者修築也故於新南門之作必書而不書
者惟學校官廟以爲當然而不可廢也若杆患無方儲
蓄無筭坐視民病大無禾麥則又有遺譏焉於戲其惟
時也哉時然後可與言修築矣始興江源出清化遡水
西流與慎水曲江合先宏治間水勢奔潰突衝城掖有
司申請雖嘗築壘以護時剏造鹵莽未幾復圯墊而爲
河至嘉靖元年水溢泡湧射嚙城址南門內外數百家
岌岌不自保西門負郭田百餘畝悉蕩爲壑適高尹輔
至始銳志興革詣學畢環相周遭哀衆歎曰患有大於
此者乎茲弗理吾能子汝矣吾恥之乃備疏由上告

於中丞張公報可既而巡按御史涂公重其役下所司稽責勘覈尹奮然曰事亟矣容以常法拘乎乃復抗論條請便宜卒得俞允卽率衆視沿河丈量得崩基長二百一十丈有奇貲費會計公帑措置贖罪勸募總得若干緡取木石爲礮爲椿種以蔽土取故鹺船若干艘實石其中置迅湍處以障水又於西岸開洲別流爲河召工役五百餘人計工償直人樂於勸輦石畚土趨役者無虛日基成堅厚鞏固異昔時闊凡七丈高則一丈五尺不三月而告成民用胥悅予參政廣東之明年乞休告歸私第成命孔迨復入廣道經始興借遊玲瓏巖官吏師生父老祇迎道左具以事告請紀其事將刻石以垂永久予廉知高尹之盡心民事儉於位而寡於欲有庇民之德而民父母之他若江口深水渡之設學宮文廟之建及邇年聘師儒以教生徒皆知所先務達爲政之體不但此也予因諸父老師生之請之勤故書之以詔後之從政者尹江西廣昌人

玲瓏巖記

戴科廣州知府

五嶺楚粵之界也交廣諸州居其南故稱百粵者曰嶺外云五嶺皆崇高峻阻而大庾嶺爲最嶺之下爲雄郡郡之南九十里爲始興縣縣之南十里爲楊公嶺其平原中有二山負石齒齒無膏土少草樹石隙間亦生之故其山蒼碧色二山對峙右山小左山大左山多巖洞

巖洞之中多相通故邑人呼之曰玲瓏巖云山之外石
筍嶙峋如旗如幟如戈如戟如矛如盾如犀如象如馬
如鹿如鷹隼之搏擊如狐兔之潛藏如奇花之開灑如
異卉之萌茁如浮雲之變幻如落霞之騰衍俯俯仰仰
重重疊疊環山週遭自址至巔皆石也則皆狀也取而
叩之作金玉聲登高未有路躡石筍以上上其巔望之
四山環抱平疇廣野遠村近落城郭閭閻谿澗陂池林
麓溝塗蔚如也山之址爲池十畝有奇形如半壁春夏
芙蕖甚盛秋冬水淨如鑑有渠入山下出山背可溉田
百餘畝池之上平岡橫亘自東徂西與此山稱岡之外
崇巒絕巘高入雲霄列如屏嶂山之內虛空者爲巖洞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 記 五

其中石乳融結千百或青或白或黃或紫或上出或下
垂或列之壁或藏之竅皆有狀狀甚奇曰半月巖其形
如月之弦也曰天光巖其光上射於天也曰觀音巖乳
石如神像也天光巖去半月巖不百武觀音巖在天光
巖之後有上下洞下洞石壁之上有小孔穿而入之可
登上洞有擎天柱屹立於此洞之中宛若樓閣然俯而
視之下洞之壁如梵宮所塑者仰而觀之城村山墅蒼
茫入目蓋巖之最奇處也由觀音巖而北少右而下有
狝虛巖金蓮上垂碧水下注焉由狝虛巖緣石磴上數
級曰轉身巖取釋氏輪迴之說也其南向之閃敞者曰
獅象巖石乳上懸者如杵下突者如白旁有乳結石如

獅象狀象白而獅青蓋咫尺而色殊焉磨薄其石置之器中二石相離少許沃之以醢則相就合亦可異也循獅象巖而上數級少南巖上垂乳狀如驪龍頭角爪鬣宛然具有水從領中出不盈不涸瑞草生於其上故其名曰玉龍巖巖之北有幽竇焉窅窅然不敢入必秉燭乃可直抵其奧有丹竈在焉世傳爲葛稚川燒煉處洞之頂有隙光耿耿透於上巖故其名曰通天巖其他小而可坐可臥大而可廬可室無處無之未可以籌計指數此皆大造爐錘之所成而非人力之所能與寧非天下之奇觀耶若夫隱而未顯剝而未復天地之秘未盡洩人士之目未盡覩則又不知其幾何也戴子夙有山直隸南雄州志

水癖過名山川必訪之先守廣時雄郡理殷君濡爲子道此巖之勝心向往焉頃歸自羅浮遇雄郡守林君應節於韶石之下又相與談其勝始興令謝君成賢來欵曲居數日遍探巖之奇復按邑志證之蓋有志所未及載者謝君屬爲記科不敏竊以張曲江公產此地鑿山通道古今人頌之而於此巖未嘗爲之表暴韓昌黎公過始興江口有感懷之作自江口至巖方二十餘里耳未嘗一至其地君子察於此則於巖穴之士懷才抱奇不能超達以自見於世者可類推矣悲夫

重建太平橋記

周保知府

南雄當嶺表首百粵北門也距聯吳楚控帶蠻裔形勝

盤鬱屹然一都會壑谷間瀆激出泉衆澌成河會於凌江迤演與牂牁下瀨合值天潢旁江星動且明則水暴漲溢爲害往牒所紀多有之今年夏四月天垂象則江星益動而明月且離於畢矣物徵兆見畢方遶自東南垂翅翔於小梅關側十八之夜歛爾零雨滂沱巒障幾頽墜而洪崖較甚壑谷中泉水沸騰河溢高丈許沿河壩爲畝爲廬若延福上朔等治地半被冲陷延泊郡內外城市塵廨宇橋梁傾圯無限噫嘻禍亦慘哉余承守是邦拊膺惻惕於田廬菑傷民命漂溺已爲檢勘報上城堞解宇亦次第修葺矣惟太平橋創自宋之開禧迄今凡數百禩間嘗遞廢遞修未有如今蕩漸殆盡使輶

監輜飛輓沮格郵馬弗迅帆舸鷁艦無所維艤軍需虛稅莫可措辦公私均病之乃檄聞當塗算緡荆建諏吉鳩工斲木伐石仍舊址興復計長二十七丈廣二十尺砌以石墩爲中流砥柱設關孔者七層架巨木於上奠以平板樹以欄檻植楹衡桷爲廬陰覆之悉如舊制高猶踰尺焉是役也荒度於六月徂暑鳩僝於隆冬沍寒因感瓠子歌之卒章曰歸舊川兮神哉沛宣房築兮萬福來注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祐滂沛宣房築則永貞固而福臻也噫嘻是橋告成卽瓠子塞而宣房築也將見河不泛漲壩原不改變神其相之而福祐滂沛歷千萬禩殿壘弗搖矣且也祥光總至協氣四塞士立

於朝農歌於野土宇殷阜奸宄戢伏來蠻裔之貢篚應國帑之儲需通萬國之貨泉度四方之車馬皆兆祺於是橋也雄其獲福無疆哉

贖復宏道書院記

周保

按載籍成化戊戌郡大夫江公涖茲土首務興學育才用宏棧樸以學右距民地堪建書院乃捐俸數百金購其地剏堂構廡歸如翼如羣多士儲其中皆斌斌起霞爛雲蒸對公車應弓旌者接武洵哉振作之功不可誣也厥後宇舍寢圯嗣守張公復建亭臺植花卉環以池沼諸士敬業其間多激昂奮發繼而柳塘周公白野陳公先後握玉麟咸藉此廣厲教化歲辛巳南韶監司沈直隸南雄州志卷二十藝文記八公雅不好儒術有禁道學之意檄下舉而嚮之民而士皆缺望而佗僚焉余領符至有爲堪輿說者曰雄庠向有書院拱翼學廡之右足壯形勝而振士風余曰士養於學而會於書院院者萃俊而專業者也夫士羣居則雜雜則志荒學以養之書院以萃之故書院者輔學以成俊者也余有師帥責可愬然不櫻諸慮遂與同寅施公邑令汪君謀胥慨然以興復爲念亟出俸金還受嚮者二公咸助余不給乃復故院仍屬之學用以育才崇棧樸卽羣多士駸駸日進由是對公車應弓旌繼起接武者其以是院爲發軔地也余固無負而多士多士宜無負余余尙藉有光榮哉謹叙顛末紀之貞珉施公浙

之歸安人汪君楚之黃岡人余則浙之鄞人也時萬歷十四年丙戌鵬月之吉

按沈公諱植於萬歷七年乙卯冬移文裁革保昌十七年牙倫以稅銀七百餘兩攤派民間於是商民交困怨聲載道後十二年甲申始復其舊即此公政事大槩可見矣

重修文獻公祠記

吳應焮 主簿

往不佞官鴻臚左遷光山簿未幾以憂去服闋赴調間夢一裘冠博帶者相訪云與先祖同朝蓋世誼也公補官之命明日下某固有厚望於公者不佞唯唯迨次日果得補官始與竊已奇之及下車訪問邑中名賢之祀乃縣左有文獻張公祠謁之殆如夢中所見者乃始憶家牒載有始祖少微公者開元間為御史豈公所謂世誼者乎及觀祠中堂廡簷廊日就傾圯公得無謂不佞直隸南雄州志卷二十 藝文 記 九

佐理是邑得以關白舉行葺其祠宇肅蒸嘗而輝俎豆也而厚望之意其在是乎嗟乎文獻公往矣不佞幼讀史乘蓋嘗反覆唐室治亂而追維公之沈幾遠慮匪獨氣節不媿不阿已也蓋自漁陽構逆鼙鼓南來中原蹂躪於戎馬宮闕邱墟於灰燼自非郭汾陽李臨淮枕戈血戰收復兩京掃清宮闕唐社幾於屋矣雖然李郭之功靖亂於已亂文獻公之識杜亂於未亂當祿山輕師失律於法當斬文獻公請必斬以伸法無為異日禍嗟乎使文獻之言得行何至蒙塵播遷為千古欷歔也厥後安史之亂雖平而強兵悍將坐擁節旄藩鎮之禍直與唐相終始乃知李郭靖亂之功易文獻杜亂之識難

亂杜而李郭亦無所表見也自唐歷明祠久傾圮祀典
久曠不佞特爲割俸鳩工葺自三月落成而堂廡簷廊
煥然一新庶幾有以肅蒸嘗而輝俎豆也祠後建有文
昌閣旁書舍數間便邑中俊彥有志者得以肄業其中
或稍裨文獻公作啓後學之志矣是役也學博蔣公黃
公經畫之僚友何公潘公協贊之若沾沾以禮當詔我
惟是佞神而私以邀神庇也則非不佞葺祠意也是爲
記

重修南雄府儒學文廟記

郭士材 同知

材甫貳雄郡日從守君廟見先師低徊榱桷几筵之

問宮牆就陋堂宇欲摧材也有慨於衷啓處弗寧久矣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 記

十

躬之未逮責敢誰諉遷延三期以先師之靈上績書

考功世膺國典其敢勸勤輒欲拮据而修葺之遠以妥

崇廟貌而邇以廣厲文學維茲材承乏攝郡以歲時

修事於廟諸祭菜者登歌者駿趨踰者往往憂深於厦

木惴惴於飄瓦材仰而眎頰而維借二三寮屬進語都

人士吾黨安不可懷猶處有寧宇我夫子宗廟百官之

謂何顧瞻廟貌尙其念哉舍舊而新是圖詎寧已也

士皆唯唯於是聞於三臺藩臬司竝報可迺捐糶集

工始仲夏迄明年仲春費若干緡於是物采聿彰棟宇

具歸從堂皇視廡序從門闕視牆屏楛庚而良瑕庚而

堅招搖庚而建監陂陲庚而廉隅湫隘庚而爽塏於是

都人士日易而觀改色飛而神王升堂入室翺步雍容
盛矣美矣 廟貌新矣形家者流謂雄郡地勝學處其
尊雄故嶺南上游辟之身且爲頭顱且爲腹心之源而
輸其委北連江楚表裏臺南文物禮樂之盛肩踵相望
自樓船度橫浦華風競矣奚待唐開元爲通道始宋宣
和爲剗郡先乎且以東粵之廣禘祫文獻繼體代作譚
大司徒崛起吾以是識地脈哉材於茲役寧第爲

先師勤且將厚爲多士勗庶幾緣安宗之文寓廣厲之
實將以仰成三臺二司所以報可之意吾願都人士無
忘仰眎俛維以舍舊而圖新當有踵文獻繼司徒蟬聯
鵲起以大震耀於雄者都人士勗諸是役也學之弟子

員汪生枋偕邱生述可廖生棟羅生學伊王生懋爵力
贊成績其督工鳩費則有經歷劉賢偉主簿楊衍度教
授桂廷芳訓導李燕盧元炳周鶴其與士材觀厥成者
則別駕倣盤潘公諱銘司理元峯趙公諱映保昌令劉
君宗卿始興令謝君汝烈至捐貲者姓名則勒之別石

始興遷學記

楊大潤

頃不佞竊祿始興詣學宮行釋菜禮召諸生講論經史
悼其人文不盛爲之興慨諸士因進曰邑於粵最稱褊
小然在唐宋時未嘗乏才文獻公風度名齊天壤尙矣
若公弟姪子姓下迄譚許輩載在邑乘號稱名賢我朝
如司徒譚公會黃諸君亦皆後先相望惟自學遷於茲

而人文遂寥寥豈風氣使之然乎余因周覽殿廡格旣
欹偏地復卑陋信非育才之區謂諸士曰盍更之對曰
此至願也顧議將百年而未決無有肩其任者余曰欲
更則更之何所曰有故白石岡在余又曰欲建則於何
取資曰士民咸樂捐助無煩官帑余遂往觀焉見其地
在邑東南旣合古者就陽位之制而雲霞標嶺清曠滿
澤山聚水交形家所謂吉壤非歟況以舊學復舊址何
俟再計議遂決但內有山川壇壝卽令另卜有邑民窳
窳除唐炳自願遷去餘俱厚償其他徙之值羣情胥悅
蓋順民而非以拂民故響應若斯之速也經畫旣周具
文上請咸報曰可遂爲之明疆畝勤垣墻治堂構塗墍
直隸南雄州志

茨丹雘聖殿堂廡門閣池沼共若干楹靡不畢具而儒
位之少者益之祭器之缺者補之舊植之朽蠹與小者
棄置勿用而鼎新之其規模較昔恢宏矣蓋經始於辛
亥之冬告成於乙卯之春計期踰三載而工費則取諸
道府暨各官之捐俸士民之捐助諸生之優免共襄厥
成而任收支之責者生員蕭洪音黃學韓與督工儒官

洪謨等諸人也其稽覈而使勿爽者學博蔣君黃君
佐領吳劉二君也若不佞則因人成事何功之足云旣
落成宜詳述其事而勒之石惟諸士亦知余遷學之意
乎所謂學者豈徒工爲科舉之業以希榮遇哉聖天子
廣建庠序立師保陳載籍令莘莘學徒肄習其中而崇

祀夫子余又因人文之未盛而議遷以適士願亦豈徒欲其工科舉之業以希寵遇卽稱人文哉夫子曰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也故學者必克紹其道而後可稱爲文宋濂洛關閩諸儒並出道始大明諸士誠能就師保以聞其義博載籍以宏其識童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道旣昭晰而養復溫粹以比隆宋之儒者由是幸而遇也則以大鵬之翔滄溟八駿之上崑崙德顯寅亮勳銘鼎彝倘不遇而隱也則據莽蒼而佃橫清冷而漁陋室爲高藿食爲潔以眎爾鄉先哲其揆不一哉庶幾可以稱人文無負余遷學之意余竊懼諸士謂遷學在科舉而不在求道也是因敘事而並及之

郡侯望雲張公生祠記

孫克恕副使

余自戶曹卽遷守雄奉命度梅關涉凌江謁先聖廟泮左生祠鼎然顏其額曰桐城望雲張公祠登祠徘徊不忍去問以所祠則知公以忠孝傳家善政善教浸漑雄士民日深故感之思之而祠之也公父諱澤以孝廉由州守晉陟滇南僉憲苗尙弄兵犯境擄職取印不從捐身疆土賴安直指上其事聖天子加二品旌忠蔭子望雲公素有大志讀儒書廩庠序天子竟奪其志官之受命來知忠於國卽孝於家盡臣職以報君卽盡子道以孝親故涖雄除害興利揚善鋤惡良法美意口碑載道思先人報國有餘忠而久離邱墓不得盡孝於是致

政歸庶孝道無忝而忠愈明此公所以爲心非雄士民所以爲情也泣留難別相與構祠不日成之今祠樹森森卽公之甘棠長亭芳草則士民攀轅臥轍之處也兩庠師生因公置有贍學田欲藉以舉祀余以父忠於國貽子以孝子孝於家揚父之忠忠孝兩全可以訓天下令置祀簿以便互查立石碑以垂永久核祠創所入春秋二祀兩學輪供餘爲惠應貢科舉者學博董其數上下二年正陪貢四人行其禮永久無虞師生奉令唯唯曰張公善政善教在雄若茲正教若知忠孝一理後先同曹建標象指圖報情符士民磨崖濡毫嗣銘召杜雄不厚幸歟余嘉師生心懷報德若茲而記之嗟夫杜征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記

西

南沉碑何如羊叔子墮淚乎千秋百歲雄嶺偕峴山齊高而士民奮起忠孝服習政教詎有涯哉師生受命以鑄之石

梅嶺曲江祠記

郭棐

梅嶺本名臺嶺在南雄府北三十里卽百粵五嶺之一也一曰東嶠以其當五嶺之東也上有橫浦關卽古入關之路也漢初高帝以將軍梅鋗統兵駐此故名梅嶺後命裨將庾勝戍守復名庾嶺初則山形嶮岨行路崎嶇雨暘多艱商旅告困唐開元四年內供奉右拾遺張九齡開鑿成路行者自後無道難之歎於是立祠嶺上以祀曲江公報功德其北有白猿洞又北有霹靂泉其

下長浦之水出焉其東四十里有小庾嶺見謝靈運嶺表賦皆東嶠之形勝也曲江公既開嶺路而往來輪蹄行李之使絡繹不絕宋嘉祐癸卯轉運蔡抗與祥刑江西兄挺陶贊各砌其境署其表曰梅關明正統丙寅知府鄭述砌路九十餘里補植松梅成化己丑巡撫陳濂行知府江璞修砌正德甲戌方伯吳廷舉屬府增植松梅萬五千餘株而一路蒼翠蒼鬱輪轅輻輳益有以演曲江之澤於無斃云謹綴次於篇并雲封寺詠歌附入焉作梅嶺曲江祠記

雙榕記

王坊司李

雄爲郡當嶺南路之初闢岡巒層復溪澗縈流往來周直隸南雄州志卷二十藝文記五道轂擊肩摩蓋亦一都會也城中曠望率多嘉樹而郡治之雙榕爲最大可十圍高踰百尺蔽天陰日四序長青鳥語昆音時時相續幾與秦松漢柏爭勝千古矣余甫至初見之以爲希有及泛舟南下兩岸森列蒼蔚蔥菁如雲烟之驟起峯岫之聯綿者無非是焉始知此樹獨盛於粵而雄距江關僅百里巖壑樹大遂增奇勝南來氣候真若造物有獨俾之者靈異所鍾卽一樹可知也考之草木志榕多生於山谷中鳥銜其實沾於寸土卽得蔓生而旣生之後根復盤於土上以故附石傍崖皆可敷幹而枝葉之茂密者至蓋數畝其根虛懸足容宴坐則巍巍雙樹猶是榕中之方盛者耳異時干霄參

雲芘覆寧可限量哉余獲逐隊諸大夫後昕夕出入徘徊榕下頓覺形神超越故盛暑則挹其清涼嚴冬則資其擁護至於號聲冷韻風雨之際更難爲懷乃信天壤奇樹何地茂有事非目見耳聞而欲以臆說形容之奇可得乎然旣已領略其勝矣而不爲一語點綴山木有情能無冷眼笑人爰撰此記以冀同心之賞鑒此樹者共有域外之觀云

保昌縣學新建啓聖祠記

國朝 鄭 遜 訓導

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蓋能踐其言如其量者夫子一人而已天下之學祀夫子以爲報本因夫子而思及其所生於是乎有啓聖之祠此謂知本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 記 六

夫善則稱親固聖人之志也見聖人所以顯親而推而放諸吾與人之親因以不忍隕越其身此尤聖人之志也保昌有學而啓聖未有祠庚戌之吉請於郡侯當湖陸公邑侯雲中馬公各捐資闢地鳩工閱八月而告成蓋以補前此者之闕略云爾前此者或以時不暇力不暇後此者仍聽之而不爲則是後人當復笑前人之闕略也使聖人顯親之志不得見於茲地使茲地之士習於忘本不知聖人所以顯親揚名之道則闕略烏乎可余忝教士之任故爲此懼斯舉也願與多士交相勗勉以無負斯義焉則有啓聖之祠在

重建保昌縣文昌祠記

鄭 遜

文昌主人間祿籍爲上帝文衡其祠於學宮非古也人之觀在文天之觀在行有生而貴顯以不善而黜有生而貧賤以善而升神豈能自擅其禍福特因人之行而禍福之爾場屋之觀亦在文庠序之觀亦在文故師儒之道與天道合則祠於學宮亦未爲戾於古也神卽周大夫張仲以孝友見稱於詩者可以知其行也祠舊在東偏頗湫隘用形家言向巽峯以翊文運因撤壞塏而高廣之嗚呼自變故以來文運亦幾頓矣或者士行弗謹風斯靡然豈所稱因人之行而禍福之者耶茲余所以翊文運之意願與諸生求端於張大夫之孝友若夫科第之所以盛其權固不在於神也舍而求之巽峯益末矣

重修保昌縣城隍廟碑記

鄭 遜

神道之陰翊乎王度也所從來舊矣而中外都邑城隍尤爲正直之司己酉之冬雲中馬侯受命來知昌邑始至盥誠於廟見棟宇闕圯非所以崇祀事邀妥侑於斯民之意越明年庚戌春侯捐貲庀材爲諸僚佐倡以新斯廟二尹樵李丁君縣尉會稽陶君共襄厥事閱三月自中堂以至門櫺黹堊丹漆焜燿聿新謁斯廟者作善降祥基於此矣夏五月燠稽人焦勞侯率屬禱於廟不數日澍雨沾足歲用有秋侯命紀其事以鐫諸珉因思戊申以前大疫頻仍邑人困於驛侯下車周度務要樽

節愛民出於至誠春秋書法凡遇興作必特書以重民
力惟僖公復闕宮修泮宮詩則頌之春秋不書謂事之
當舉也是廟之葺侯出俸錢鳩工於物力無少損而神
之報之如響應聲其於福 國庇民爲功匪細亦事之
宜舉者哉

重建禮師橋記

范光曦 郡守

南雄地居上游距梅關八十里爲百粵之門戶諸路之
襟喉皇華使節冠蓋經由仕宦公車馳驅絡繹商賈游
客之往來都人婦豎之採樵任負行者織若蓋東南一
都會也戊戌冬余奉

命出守斯郡肩輿度嶺嶺以下平如砥直如矢者周行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記 六

孔道也或溪流橫截則相地之宜建橋以濟俾無病涉
也前人之規制備矣不禁肅然興感曰張文獻公開鑿
之功澤垂久遠迄今千百載後猶蒙其休而咏歌其德
不忘迨下車視事諮訪境內山川與夫道路津橋父老
爲余言郡之東北接大庾嶺江廣交界京省通衢自掛
角寺起至郡城凡設橋者一十有九多完固如初間有
一二傾圮者工簡費輕易於修葺惟禮師一橋歲久淪
落僅存舊址前此架木爲梁苟免阻溺行李有畸側之
嘆負重多跌仆之虞政之宜舉者無過於此余聞之瞿
瞿然謂同官僚友曰此守土者之責也考之郡乘如前
之爲守者聶公之重修太平橋去浮舟而築石爲梁更

名平政繼之者趙周二公各捐葺不靳他如林侯之重
修長圃橋鄭侯之改建萬年橋至今悉利賴之此雄郡
已事也抑亦王政所不廢也曷踵行之咸曰唯唯否否
此橋之廢不知若干年矣今欲重復石橋如鼎建然非
千餘金不可出俸無幾募助無人謀始易而成功難工
費不繼有初鮮終不可不慮願無輕動以故因循久之
然心猶炙也有候選州牧沈維相者本貫洪都寄籍羊
城不惜重貲毅然自任以獨力建造爲請其鳩工庀材
舉僧玉山董其事以其藝而能也故不辭勦爰度土方
審地勢凡橋多用木椿此常例也僧謂木易朽非可經
久易以石掘地深八尺疊石砌平用堅厚方整者層累
而上之除底石高一丈六尺分三空以通泉流長十有
七丈橫寬一丈二尺經始於庚子季秋下浣閱辛丑陽
月而落成焉計所費工料千九百餘金悉出之沈君篋
中物其樂善好施功德勝浮屠萬萬詩曰通求厥寧通
觀厥成是舉也本予求寧之意結於中得沈君之義俠
以屬余觀成之願自今旣成已往由是路登臨斯橋者
坦坦蕩蕩永享厥寧伊誰之力歟伊誰之力歟余故樂
爲之記勒之貞珉旌沈君也亦爲後之慕義者勸

重修府學文廟記

范光曦 郡守

今上御極之五十七年戊戌孟冬余膺
簡書出守雄郡三日視學謁 至聖先師見廟貌兩廡

多有頽廢輒爲踳踏不寧然物力艱矣又地當舟車之會百姓罷勞以余寡材薄德方慮無以培士氣而慰民良何敢遽言興作閱明年己亥一陽初復與同官入廟行禮忽瞻殿宇不蔽天日廣文爲余言曰疇昔之夜傾圮幾椽瓦礫盈地今掃除之余曰此急務也過此而風雨飄搖烏鼠耗啄日損月傷不幾淪落於荒烟蔓草中乎甚非所以尊禮學校也恭逢

聖天子崇聖學敦雅化余小臣幸際休隆爲國家修明禮樂興賢育才合一郡中家孝友而戶絃歌職也抑亦生平夙願也奈何聽其傾墮而不加修葺誰之責歟願與諸君子共新之遂捐貲倡衆自同官僚友暨廣文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一 藝文 記 三

與夫縉紳衿士罔勿心怡首肯各捐助有差樂襄盛事乃鳩工庀材酌其次第均其勞逸寧樸而完勿華而脆費取其省而固工欲其約而堅片石隻瓦寸木一一參新舊而綜理之首正殿次兩廡經始於庚子仲春落成於辛丑之端陽月計一歲中區畫臨視鼓舞激操縱一出之以誠心齊之以堅志而日相董率無怠者兩廣文縣佐司獄官亦靡不殫勞焉凡今之隆乎其高跂乎其峻秩秩乎其嚴以正煜煜乎其陸以離者雖余爲創始而亦並賴諸君子之誠心堅志結之而成質煥之而成彩者也自茲以往瞻斯殿者肅肅然其莊以敬藹藹乎其離以和琴瑟之音清以越履躡之聲雅以嫺典物修道

術備士行端民氣淑英次之偉器聯鑣接踵蔚爲國華鴻
儒碩彥經明行修遠接道脉是皆聖澤之啓佑振衰挽
靡訖于無垠衍於無終者矣昔僖公以泮水起頌故魯
多儒風今之首新斯殿意亦有在乎夫坐觀禮教之陵
夷而不爲之理責在上沐

聖朝之化而弗洗心滌慮期進於賢良責在下矣然則
茲之紀事屬辭豈徒爲余與襄事諸君垂名不朽已哉
亦以告斯地之文人秀士入廟瞻拜者肅然知垂訓之
昭昭千古身體力行家孝友而戶絃歌上副

聖天子廣宣德教作養人才之至意庶幾乎其不相負
也矣是爲記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一

藝文記

三

重建南雄府學射圃碑記

王

鉞

郡守

射圃者何志復古也古者選士於澤宮序賢序不侮而
射以興序者射也學之有射由來重矣曷爲以圃名夫
子嘗射矍相之圃後人倣之斯名圃焉雄之有射圃也
豈自今始哉嘗稽諸郡乘府學之後有射圃亭創自明
初後因建城遂域其半於城外前址猶存可攷而知迨
歲久代更竟爲斯民蔬果之場幾泯前迹當

今重熙累洽治教修明射爲六藝之一比禮比樂教萬
民而賓與之將於是乎在射圃之建顧可緩耶余自下
車以來朔望行香躬履其地亟思重建進多士而圖之
人有同心願襄厥事爰捐俸爲之倡構堂二十有六又

於講堂左旁房樓上作木廩二間是則社倉也以備積貯經始於乾隆戊午之秋越明年冬始落其成計費共用數百金皆九排所共捐至總理其事捐金不吝則元北葉君獨多而調度經營道亨葉君亦多辛勤也越自今學舍巍峩肄業有地願都人士歲延良師涵育薰陶作成子弟庶人文駿發蔚爲國華且樂善好施之家輸之以粟貯之於倉以待困乏夫然後衣食旣足禮義又興多士濟濟冠蓋相望都雖僻遠使人稱爲仁里爲義門方不負

盛朝教養鴻仁暨各 上憲作興至意也今因修砌階墀工畢都人咸欲礪石紀事以昭茲來許囑文於余余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 記 三 深嘉斯事之有成遂爲之序其始末俾後人知其所自云

重修學官記

李夔龍 知縣

治天下之道必以教育人才爲先而官牆師儒之設則自京師以至郡邑亦猶孟子所述四代之學無以異也唯先聖先師宋以來始專祀 孔子我

朝崇儒重道尤深尊信而廟廡橋門之規模俎豆樂舞之度數視歷代有加焉宜乎文治休明 孔子之道如中天而粵之被聲教已久唐以後人文炳炳矣保昌則有張文獻公譚莊懿公爲最著子受

命爲邑長於斯景仰前蹤不勝執鞭之慕旣登 孔子

廟堂周視垣墉廢缺實甚嘆禮樂根本之地墮壞如此何以育賢翊教則張譚二公之蹟接踵步武者不亦難乎顧受事之始未有措置之方切切在心不敢卽安歲序三易以漸儲蓄材木陶茹瓴甌運甓轉石及僱役食匠之資次第經營而又拓基廣堦皆易諸民間未可以猝辦也以故自興建之始至落成之日幾二載而後煥然一新巍若靈光之獨出矣夫當

聖主右文之時膺民社教養之責急所先務毋踰於此敢云勞費自詡厥功乎然其廟廡門屏之增於舊垣墉址基之廣於今則不可無籍以告後之君子庶嗣而葺之可傳於永久也於是進師儒而告之曰士必歸於學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

記

三

學必歸於道不志於道非學也不志於學非士也已則不學而日教之未至乎聖賢在上官師在旁相與勉之而已退而疏其建置次第如左蓋始自聖殿及拜臺次兩廡次櫺星門及泮池池崩土滿疏鑿瀦以水周砌之架三石梁於其上立戟門三築圍牆於泮池造花磚牆於戟門之前復樹屏以蔽街市東西內立兩儀門外立兩學門又買危劉二姓民居補益偏缺俾規模方正乃得從兩廡外直抵學門又作外牆兩扇土木始畢董其事者塾師李亦仁例得並書以爲急公者勸

創修義學碑記

李夔龍

周制立四代之學蓋自閭黨以至王公國都無不有絃

誦之所是故分國學鄉學之目別大學小學之功其教之詳而成之漸也如此漢以來立學官博士弟子則大學也宋之書院山長亦大學也小學唯社學義學而時有興廢其興也必太平有道之世而其廢也必兵戈擾攘之時保昌之爲社學者多矣今特其名存焉耳非以其時之故乎

皇朝統一宇內承平六十餘年文德以洽四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雅之音復作絃歌之聲不替其於詩書六藝之彬彬如也子宰斯邑修廢舉墜不敢怠荒學校之事尤加意焉業已肅雍泮宮入大學者可以致其道矣復創義學於泮宮之右擇塾師以教子弟大小

學者可以通其藝矣又置租田百石以備修補缺漏之費束脩楮墨之資亦可傳之永久而勿廢矣凡此皆出於俸祿之賜其他固力有所未逮也嗚呼小子聽之學則庶民之子爲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爲庶民業精於勤荒於嬉由小學入大學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皆自此始也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今束脩出於公有常奉矣誨之以孝弟教之以詩書則師之道也師道不立則學廢學廢則書舍租田非私家之物將置之何地耶處此土者其交勉焉予欲爲久遠計故不可以不告

一用銀貳拾兩買西隅都一甲尹卓羣民租壹拾捌石土名烏源都羅田深坑等處

一用銀貳拾貳兩伍錢買西隅都一甲尹超羣民租壹拾伍石土名修仁二都黃步水社前洞門口同三角塘等處
一用銀叁拾兩買北隅都四甲朱聖符民租叁拾石土名修仁二都黃步水石坡坑月嶺下白艸嶺等處
一本學生員鄧鏡捐租叁拾石外加桶子叁石土名中站等處送入義學永遠管業
後學廢總歸道南書院
變價生息戴錫繪識

重修城隍廟記

李夔龍

古之祀有壇壝而無廟有山川社稷而無城隍是缺也
有之自唐始廟而像設衣冠儀衛儼然如侯王君公則
又非山川社稷之比矣然人心所向誠則通通則靈禍
福善惡如聲響相答因其人也保昌與府同城而神各
異祠凡始上官必齋宿宇下先以誠通於神其分幽明

莫疆域禦災捍患襄政化之不逮使民惕然不敢爲非
則神之功大矣城旣當孔道自庾關南下爲水陸都會
保障鎖鑰最稱重地所賴於神之默助者尤鉅而廟久
不修且壞是用據典禮之舊文申明禮之夙志新其漫
漶正其傾圮缺者補之狹者廣之木石陶茆之材人工
匠作之值不費於國不擾於民不亟不徐一心一力蓋
自荒度土功訖於告成凡閱二月而後畫棟雕甍巖巖
翼翼神得所依人益歸誠矣噫事神治民宰之職也修
廢舉墜政之紀也崇德報功禮之經也可忍忽諸故礪
石紀事以告來者外買民房一區歲收其租以供夜明
主持者請立戶名李公燈欲爲久計不能違也并附記

於碑末云

康熙四十九年用價紋銀拾兩買到樂善街米子巷黃廷三房屋一棟每月稅錢貳百文送縣城隍買油點燈其地糧周南四都八甲程羽上屋地糧一分一厘一毫該正官銀五分一厘三毫米七勺於四十九年除與東廂都十甲外崎吟尹收回僧完納錢糧內地一塊每年稅錢貳百四十文許懋九收其地稅錢住屋之人算屋稅屋契與梁象明住屋契一紙稅帖一張買日存庫

重建飲仁亭記

李夔龍

亭名飲仁古之遺愛也樂水為智飲水稱仁其諸清以自沐而惠以濟物者歟然文獻不足則莫知其所始也當時建置頗廣本朝初權稅於此其後權關南徙而亭亦廢久之益不可問矣斯邑據南北之要當陸水之交冠蓋相望於道非皇華之使則握節佩印而來者無

館以處之風雨寒暑求一憩息而不得非所以事上官具主客之誼也暇日與明府何公謀之公曰飲仁舊基其可復也予乃清其界址除其汗壤構堂三楹後為寢亦如之旁舍若干廚庫隸役各得其所亦既秩秩矣周之以垣列植石欄憑軒而望則帆者乘者肩者戴者負而趨者莫不輻輳於前遙睇四山回合近挹二水交流斯亦覽勝者之一助也仍名飲仁蓋不欲掩前人之蹟而以示於後也其外民居亦不盡闢取足客館而已凡此皆公之仁而予得附以傳為故事後之繼者其毋視為傳舍而復委諸草莽也則公與予之望也夫其中器物皆所需用附記於後以杜散佚云董其成者縣尉王

君澤山東掖縣人牀三方桌六椅十二永存亭中不支他用

梅嶺掛角寺贍租碑記

李夔龍

掛角寺卽雲封古址也在大庾嶺之半相傳六祖得法南還放鉢於此雄人因以建寺寺左有張文獻祠文獻者唐之名相也開鑿嶺路行者便之故祠於是寺旁有泉住僧因泉以建亭煮茗以飲過客益出於卓錫之餘吾聞功德水有八此卽其一耶歲乙酉余適來宰昌邑陟峻嶺之逶迤叩九泥之雄封謁文獻祠因入寺少憩僧爲余言相國舊蹟南宗往因若在耳目日間問其香火湯茗之供田以租計百四十石耳賦役未復食餘未幾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一 藝文 記

三

此地當數省咽喉行人如蟻徑路易圯則宜以時修寒風暘日渴之思飲甚於飢之思食則不宜有所乏絕而風寒暑濕之氣病人至速施丹藥以救倉卒尤爲仁術之要第租之所入不足以兼贍何以普且久乎心念必當有以益之後二載積祿賜之餘百金爲買曾氏田三十四畝零計租五十六石於靈潭十甲外另立糧名曰李公田付寺僧知歸入籍而以其所由記之石俾世守焉庶幾文獻之遺愛六祖之餘施相挈而並永也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用銀捌拾肆兩買到茹惠都五甲子民曾門林氏同姪會萬林民租五十六石載糧三十四畝七分二厘六毫土名北坑黃坑等處施與梅嶺僧永遠修路施茶施藥等用券存戶房禮房並紅梅司糧存靈潭二都十甲外

重修保昌學東西兩廡櫺星門記

廣東王 邨 陝西
學道 人

丁丑之秋予校士既竣入都復命取道雄州得與多士相周旋邑諸生晉而謁曰保昌學宮自康熙丙辰冬燬於火鞠爲茂草逮庚申歲邑宰余君鐸謀於郡侯張公鳳翔蠲吉鼎建文廟頓新時東西兩廡櫺星儀門猶未葺也越數年而陳君旭來宰是邑甫下車慨然以興文教育人才爲急惜饑饉頻仍勢未驟舉至乙亥夏而兩廡創焉及丙子秋而櫺星門建焉惟矜士稍捐錙銖然計費若干實出陳君數年積俸以要其成今讀禮去是不能已於言也請記於余余念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一

藝文

記

天

今上欽崇先聖廣勵學官所賴二三良有司各體此意以振文教而育賢才茲舉也殆亦雅意作人之盛事乎因之重有感矣夫夫子之道並天地之大同日月之高其間有入室者有升堂者有僅得其門而入者亦顧人之感發興起何如耳彼東西之有兩廡也所以妥先賢之靈崇諸子之祀也宮牆之有櫺星也所以表宗廟之禮萃百官之富也設廟貌弗新戶牖弗飾因而俎豆几筵雜遝弗陳謂遊聖人之門者安之耶今陳君銳然有意維新不憚捐己率先以黽勉從事仰其棟宇巍然也瞻其左右盼其內外煥然也從堂皇視廡序從廡序視門屏義路禮門位置井井升堂入室翺步雍雍都人

士目易觀改色飛神王盛矣美矣信乎夫子之道與天地日月同其高大而陳君之名與功不將與先賢俎豆並其久長哉余因是爲陳君欣且厚爲多士勗庶幾緣安崇之文寓廣厲之旨於以遠接文獻之傳近踵司徒之迹蟬聯鵲起大震耀於雄邦者應拭目俟之已是役也其督工鳩費則有府幕石國綸勸助勸輸則有司鐸黎民佐至於共襄厥成則有孝廉若而人弟子員若而人例應得書於戲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繼雖盛不傳前陳君之興者張余二侯是也後陳君而起者其將有感於斯文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

記

完

以上六記皆自保昌舊志摘錄嘉慶十二年改府爲州縣學官裁廢估變余首准斯任以其材添建文昌祠仍城隍廟址改建武廟義學爲養蒙始基掛角爲蔭暘要道飲仁亭卽俗所謂馬頭公館也學故地今又爲大成街遷變何常州志成舊志且速朽前人心力賴有文以承之不以其文以其事故急存之庶前休不沒後來者亦知本末所自焉戴錫綸識

重修大庾嶺張文獻公祠記

廣東承宣布政使司

胡文伯

東牟人

庾嶺卽服領也服領以南古稱輿區然自秦并百越定郡縣以至於唐八百餘年而文物聲明未逮上國豈非山川險阻有以畛域之哉唐初庾嶺尙爲廢路崇巖峻坂鳥道崎嶇行者皆取道樂昌連陽水陸紆阻往往苦之開元四年張文獻公爲左拾遺疏請開鑿庾嶺乃相勢度地塹山夷谷關爲坦途然後魚鹽蜃蛤之利以及

象犀珠貝齒革羽毛凡可資民生而備器用者莫不輿馬駢達通流無阻而嶺南山川之氣遂與中州清淑相接嗚呼士君子筮仕盛時爲所得爲一舉措而功在生民利在萬世不當如是耶余每慕公之行事思一至公之鄉拜公之祠以想像風施繫官於北不可得乾隆二十八年秋奉

命來藩東粵道出庾嶺乃得展謁公祠卑官隘宇粉暗丹陳不禁怵然於懷余維禮有功德於民則祀之雖一時之功一事之澤苟有庇於民人必修其祀事以報享之矧公開闢嶺路廣聲教便行旅通貨財厥功偉矣方今嶺南十郡三州沐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

記

三

聖天子之涵濡浸潤休養生息人才日出風俗日上冠蓋之往來商賈之販負踵接肩摩絡繹不絕悉由斯道而或履周道之蕩平幾忘昔日之經營荒度豈酬德報功之理也哉思急爲繕治之時以下車伊始諸未就理姑弗暇及越二年又因公至嶺周視祠壘則右臨通衢左倚峭壁欲擴之而無所施其功惟祠後有僧寮數楹及隙地丈許欲別遷其寮而讓地於祠語南雄宋太守規度之太守精明勤事考制度定規模既有成議白之大司空制府楊公少司馬中丞王公咸得請於是隘者擴之缺者增之卑者崇之敝者易之越月落成是役也計棟榱楔栱栴栴廂飯甌黝堊以及移置僧寮

所費未千金耳然而堂宇恢皇門廡崇翼寢筵有地憩息有所煥然改觀矣嗟乎公於唐爲賢相其正直忠純勛名事業足以彪炳千古而動後人追慕之思者固不僅開嶺一事公之靈爽亦未必以祠之廢興爲重輕而余以是爲亟亟者則歐陽子所謂希慕之至云爾祠旣修又可歷數十年若更踵修而恢廣之俾廟貌千載如新與茲嶺並傳而不替則俟後來之君子

新修南雄府道南書院記

胡文伯 方伯

書院之設由來久矣自鹿洞蘇湖而後臬比相望矧我聖朝涵濡樂育教化覃敷百有餘年自通都大邑下逮窮陬僻徼書院社學所在俱有然而得其人則興不得其人則替謹庠序而宏作育豈不係乎守土之人哉南雄舊有大中書院創始前明成化年間後更名宏道又更名天峯屢經興廢蓋雄當江粵衝衢冠蓋往來絡繹官斯土者旣不加意整飭又從而騷擾之藏修息游之地每爲候館郵亭不數十年鞠爲茂草矣乾隆三十一年春長洲宋太守淇源來領斯郡旣下車輒議興修書院卽舊基而式廓之庀材鳩工不數月而落成請之制府更其名曰道南書院復爲捐廉籌欸措置諸生膏火而鄉先達給諫胡靜園先生以宿學鴻儒主持講席雄之書院寔盛矣明年秋余適因公至雄視其室宇崇如翼如也見其弟子肅肅濟濟也進而課其文藝不乏

譽髦之選也乃不禁慨然興嘆既嘉太守之留心作育又喜多士之共得賢師懸知異日不問而識爲胡先生弟子也雖然猶有進從來書院之興也莫不有人焉振作而昌明之及其繼也務虛名鮮實學漸至飽食羣居怠荒玩愒求其共相砥礪爭自濯磨者什無四五焉求其祛華崇實敦行不怠者什無二三焉所貴文行兼勗始終懋勉也若夫式廓規模永宏化育毋以逼處衝途改爲軒車駐足之所俾薪木無傷菁莪勿替是尤有望於後來之守斯土者

道南書院記

知府 宋淇源 長洲人

雄州當五嶺之衝三江之會往來商賈四方賓客所畢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 記

三

主爲全粵之門戶也舊已自始興張相國公鍾靈誕生開先南國凡文章勳業遺留於墨江庾嶺間者於今爲烈洵乎雄郡固文獻之邦焉我

朝文教聿興薄海內外咸喁喁向風康熙時前任蒼崖張公創建書院於時科第游登人才蔚起如大諫胡靜園先生輩其最著者圭璋聞望稱爲特盛迨後鷲薦常復寂寥而鱣堂亦皆荒廢果俊傑之難於繼起歟良由書院之不克振興也歲乙酉冬余奉

命調守是邦親蒞院中見夫丹青漫漶棟宇傾圯心竊殷殷偕僚屬議與此舉適闔郡紳士不介而孚因捐俸樂輸集腋成裘於舊時天峯凌江書院間剏爲新構合

署保昌陳長吏名清揚董其事長吏勤襄厥事更與衆紳士之賢能商榷而斟酌之一切鳩工庀材自門廡講堂學舍燕寢下及庖湍莫不粗具始於是年六月至十一月落成上達 各憲極邀許可蒙 大司空制府楊公錫名曰道南信足彰嶺表之先聲也工將竣 大方伯胡公因事來雄俯從衆請登其堂日擊規模宏敞氣象整肅因嘖然曰數十年垂廢之基址一旦慨然興復并不屑屑爲簡陋之舉而且起大厦延名師設脩脯儲膏火以期可久者誠不朽事也雄州多士將有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乎噫書院之所以興與所以克成者皆諸同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記

三

僚之將助各紳士之好義爲之余則何力之有謹將修建餘貲置產生息及義學舊有田租若干用備歲支經費之項永定章程詳明 院司各憲另勒諸石以昭弗替異日維桑子弟絃誦於斯並雲蒸霞蔚爲鄉邦偉人無忝前哲庶幾今日造士育才之意不徒爲緣飾吏治之文而後之君子踵其事而美備之久遠勿廢益有光於是舉矣是爲記

以上舊志

道南書院記

陳景垣 同知

雄郡道南書院者前宋公淇源守是邦之所建也郡屬舊有書院二曰凌江曰天峯天峯之名凡三易初名大中繼改宏道天峯其最後也又童蒙義學一又保

屬書院一名滇昌通郡邑所屬書院凡四均置有產業若干爲脩脯膏火資由來久矣自乾隆三十一年宋太守卽天峯之地拓其基址創建道南書院并其產業悉歸於此余來南雄甫下車課士至院中瞻院宇之壯麗園林之幽曠亭池之軒豁而生徒衆多踴躍濟濟不禁喟然嘆美於宋太守作育之誠而經營之盡善也夫力分則不給專則有餘而人情尤喜樂羣而惡離居向之爲書院者四今之爲書院者一得以延名師集生徒摩勵鼓舞蒸蒸然人才日進於上愈久而不替者其在斯耶顧余生平無他好所好者文章已耳游宦東粵以來二十餘年於茲所歷通都大邑以至於海島魚鹽之鄉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

記

書

課誨書院竭情盡慎凡課卷必親加丹黃往往有一二異敏英才卽加拔擢勿令淹滯此固余結習所至抑亦當事者所不容謝之責也乎今余於道南書院旣嘉前人作育之誠經營之善所冀吾二三子相與砥礪其中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發爲文章措諸事業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他日余過南雄尙將睇梅嶺而掀髯大笑快諸生之不負我望也因誌此院之顛末於石云

新增

道南書院記

胡定

五嶺之衢三江之會賢才不擇地而生極之山陬海滋莫不彬彬輩出矧雄郡居百粵之上游峙以庾嶺之蜿蜒流以墨江之瑩澈其爲清淑所鍾毓者豈少其人然

而荆山之璞必雕琢乃以顯其奇麗水之珍必陶鎔乃以發其采所爲文翁永仰於蠶叢韓公永懷於鯉浦也
遡

聖朝鼎革之初雄當嶺海之衝洵罹兵燹人民凋弊學業之專精者亦緣以希康熙時陸侯爲興學造士繼而張侯涖任創建書院以育人才於時爲所培植者薦登科甲人文由以振興厥後漸弛藝圃鞠爲茂草至近年鷗薦寥寥亦無有過而問焉者歲乙酉冬宋侯調任爲本路福星甫下車勤宣

上德旋涖書院見夫碎瓦頽垣低徊慷慨而情深焉郡人士感發興起相與謀曰文教之務賢太守意甚惓惓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

記

三

吾輩屬在桑梓未可以漠然也其各捐貲重建書院備脩脯以延名師設膏火以育生徒庶無負我侯惓惓作人之雅意爰聯情以請侯欣然捐廉俸爲之倡僚屬贊之遂卜舊書院少西殿墮之區於是年季夏經始崇建講堂學舍至仲冬落成制軍錫以嘉名曰道南書院講學已有其地更彙郡中公產湊以給用侯爲設立規條諄諄勸勉郡中惠中秀外者一時咸鼓舞奮興允乎如登高建旌所視者廣順風振鐸所聞者遠自是博習親師樂羣敬業人才其蔚起矣乎夫畏聖之祝情難已也陸侯張侯均有造於吾郡宋侯之功尤懋爲同祠於中堂諸良有司及鄉紳士之捐貲者並列於左

同
上

古榕記 舊志

鴻臚

宋在詩

安邑人

南雄通判署余就養於斯西偏隙地有古榕樹一株圍
二丈許枝葉庇蔭數畝莫知始自何時府署儀門外亦
有一株與此相仿考府志明崇正初司李王君坊作雙
榕記蓋儀門外原兩株對植今其一株甚小郡人謂曾
燬於火而補植之故也記中云雙榕大可十圍蔽天蔭
日想彼時樹形已與今所見不異其爲數百年物可知
矣以彼例此通判署之榕亦當數百年也署建於宋皇
祐癸巳榕或卽建署時所植或係元明時所培姑闕所
疑茲據所見懸定爲數百年物而書此以記之庶再閱
千百年後見者以余言爲證曰乾隆中其樹已古載於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

記

三

某氏之記則乾隆以後又若干年可屈指數矣是爲記

南雄重修郡學官記

邱學敏

南雄府學官之重建也乾隆歲己亥余初作宰保昌郡
伯華亭張公孝泉先有是志度將解任恐弗終事拳拳
以其役屬余余是時於人民之情僞風俗之侈儉山川
土田之腴确刑獄倉庾牒懇之倥傯全然若積破塊焚
乎若治亂絲蓋未能一眼明於庾山之碧而飲曲江之
水知甘也越明年春始得與郡士夫取閒而講業登高
而望遠北指巾山南顧金馬絡脉起伏滇陽江流渟泓
泱泱環然與凌之川通氣然後知是郡山川之美鬱葱
洄瀾浴清拔秀人文蔚興耀映南紀有唐至今代著不

絕乃思張公之屬不可復他委遂申請列憲廣諏指紳
悉皆上俞而下悅爲捐五百金俸以倡諸邑人士士之
指困傾橐者不旬日若雲集而雨會若水之注壑而盈
科於是乎無資他邑用諒稽足蓋是郡當嶺海衝
國化與聖道南行茲實先飲和而宅仁故從善如此其
亟且不假外索也是役也經始於庚子春落大成殿五
楹東西廡各九楹前櫺星三戟類池園橋後明倫堂崇
聖祠各三楹名宦鄉賢二祠其中井涵庖廩悉備欲告
竣會余量移海陽乙巳夏擢授閩粵南澳同知入

覲取道眎省尙未完美復捐百金俸崇以周垣左以禮
門右以義路丹堊日烈瓴甌星布嵯峨陸離恢廓盤鬱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

記

三

於是遂大葺事矣今年秋七月余以權南雄府事重泣
此土諸紳士欣欣以碑記請且請凡董工出貲者得書
姓名勒他石其羨復置二屋賃以資歲出余爲書集事
顛末刻而告人以成張公與余之志而已如其禮樂以
俟君子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冬十月四明邱學敏撰并

書續
增

南雄州會館碑文

失名

州人

京畿天下輻輳之地各省郡縣設立會館以便羣英萃
止 盈縮捐金四百餘兩買置前門外打磨廠長巷
上四條衚衕房屋一所 於以篤鄉情敦友

誼異地也而骨肉突然草創之初

有資新館

擴充未艾嗣見人文蔚起黼黻 盛明豈止爭光嶺嶠

而已哉

郡人

謹識

一買本館房屋一座並空地一塊前至官街後至廟觀左至新城會館長八丈二尺內缺東角一段橫直均八尺寬四丈七尺五寸至樂平會館長八丈二尺寬四丈七尺五寸誠恐日久為人侵佔刊記丈尺以憑不朽
一買王佐幹房屋紅契一張 上手紅契四張 又空地契一張 上手紅白契七張 通共紅白契一十三張係昌邑何其瑋收存不得遺失倘館中要用公取交出
公議館規

文武中鼎甲喜金拾兩

文武中進士喜金陸兩

欽點翰林侍衛喜金陸兩

欽點部屬喜金肆兩

升侍郎尚書喜金伍拾兩

升大學士喜金壹百兩

升督撫喜金叁拾兩

升藩臬兩司喜金貳拾兩

直隸南雄州志

卷二十

藝文記

三

選道府喜金拾兩

選同知知州通判喜金捌兩

選州同州判知縣喜金陸兩

選佐雜喜金肆兩

升提鎮喜金叁拾兩

升將軍喜金伍拾兩

選副參遊擊喜金拾兩

選都司守備喜金陸兩

選千總喜金肆兩

文武棟發試用喜金肆兩

會館文武會試之年凡候補候選者俱宜遷出以讓公車

會館應住文武會試候補候選及有功名者其餘

各項人等不得入住

京官不得入住

會館房舍不得入住者自宜相讓毋得任意多佔

館內傢伙不許私自搬去

館中所積公資以為修葺之費經理者毋得肥己

會試印板一付存留館中以備印刷送與捐金者

當年印刷碑記二十張印刷館記二百本

捐金芳名

保昌縣

王廷桂銀捌拾兩

何其瑋銀叁拾兩

鄧尊太銀叁拾兩
 蕭爾侯銀貳拾兩
 黃士鑑
 銀貳拾兩
 邱聖裔銀貳拾兩
 何德輝銀拾肆
 兩
 張錦嗣銀拾貳兩
 戴沛銀拾兩
 劉嘉富
 銀拾兩
 黃維泗銀拾兩
 歐志潛銀叁兩
 譚
 宏通銀叁兩
 楊佳桂銀貳兩
 程章銀貳兩
 黃飛騰銀貳兩
 尚有名欵壹行全行剝泐

始興縣 王埭銀捌拾兩
 陳肇徽銀叁拾兩
 林
 明倫銀貳拾兩
 陳昌祚銀拾伍兩
 葉長昆銀
 拾貳兩

右碑勘入館中後院右邊牆內年久爲風霜所蝕
 字多磨滅不可識碑記內空白處悉屬剝痕同上

